

追问笆



关于人文水准、审查制度、好莱坞电影

我们电影的硬伤是人文水准

焦雄屏:对你来讲,什么是一个导演最重要的?是创意,是敏感度,是跟观众的沟通能力, 是产业上的问题,还是思维上的问题?

焦雄屏:你不要逼我讲这些事情。

陈丹青:(笑)当然可以推说审查或怎么样。去掉所有这一切,为什么我们这儿还是没有真的很深刻很伟大很有力量的电影?

焦雄屏:最近我跟美国人谈过一次电影, 每次我们在抱怨整个华语圈或华语导演的某些 表现,或是沉沦或是整体素质下降,他们会发出 同样的哀鸣,会说是世界性的现象。你去到法国 也是一样,德国也一样。陈丹青:法国现在好可 怜。)你说德国再出法斯宾德可能吗?你说法国 再出一批新浪潮像戈达尔这些这么聪明、这么 有政治性的导演?我觉得当代的环境不可以。

审查导致机能退化,没有任何缺口

焦雄屏:还是说到我们讲的上下左右人文水准的问题。

陈丹青:对,我相信是人文水准。当然还有一个是最致命的问题,就是审查到后来就你的种性会退化,起先的审查就是好东西我拿不出来,现在审查久了以后,我们没有好东西了。

焦雄屏:自我审查也……

陈丹青: 机能退化了就会变,但问题是这个机能退化落到年轻一代身上了。我们这一代,尤其我们上一代,30后、40后,很多天才愣给压下去了就没了,甚至肉体消灭了,但是到我们这一代,还有第五代幸运碰上改革开放,给火了一阵子。再到下面就是. 你发现13亿人口啊,从人口概率来说,应该有几百个好导演,然后里面有几十个牛逼得一塌糊涂——没有,永远就那几个,那几个还苦得要死,还这审那审。现在是空前有钱的时候,投电影的人有的是,出不来啊。

焦雄屏: 那你觉得有什么方法?

陈丹青:没有办法。

焦雄屏:谢飞导演所说用分级制度

来代替。

陈丹青:没有用。分了级还是一样的,不能过就不能过。

焦雄屏:有没有任何缺口呢? **陈丹青:**没有,没有缺口。

焦雄屏: 那如果台湾香港这样子的 一个三角关系,有没有可能带动某一些

陈丹青:现在大陆根本看不起港台啊,除了少数有脑子的人,对信息能判断的人。绝大部分人根本瞧不起台湾,大陆有钱了,台湾算个屁。

焦雄屏: 栽碰到一个女明星, 问她刚到台湾觉得台湾怎么样, 她说:"哎呦,怎么这么落后。你看我们那个机场都T4了,你们机场这么小。"我当时吓了一跳。

陈丹青:有钱了就变成这个样子。

焦雄屏:所以文化上你觉得是有伤害的。

陈丹青:绝对的太大的伤害了,已经伤害成功了。

焦雄屏:不只是一个电影的问题,已 经上升到泛文化的问题了。

在电影意义上,世界是一个家庭

焦雄屏:你怎么看现在的好莱坞电影?

陈丹青:我从来就很喜欢好莱坞电影,世界不能想象没有好莱坞电影。(焦雄屏:对啊。)我有一次陪贾樟柯在北大,替他站场子,有人提问,说难道我们就永远不能像好莱坞那样?我说你要学得像好莱坞我给你拜。

焦雄屏: 我们是矛盾的,一方面觉得好莱坞电影好看;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体制,对每个国家实际上是进行文化侵略的。(陈丹青: 不是好莱坞的事,是美国的问题。)但你没法分开,好莱坞就是美国的一部分。

陈丹青:你自己弄啊,弄得好就对抗。世界 现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,在电影上是一个家庭。 它那里等于是厨房最大,你弄不过它。 -我有 时不应该随便谈论电影,可电影又是这样一种 艺术:开了一个画展,人家说他不懂,他就不说; 可是没一个人,在批评电影时说我不懂,我不敢 乱说。谁都在批评电影。有时看到太多非正式 的、批评电影时,我又会想一个导演好可怜,拍 电影太累了,好不容易弄出来,然后你一句话就 可以讲得一钱不值。(焦雄屏:那绘画呢?)今天 的艺术家跟古典艺术家不一样了,我觉得20世 纪最重要的艺术是电影不是绘画。(焦雄屏:这 也是世界公认的。)但是很少画家愿意承认这件 事情,就是真正的光荣是过去的画家,而那种光 荣,实际上是今天导演的光荣。 南都供稿

